



桃色
◎吴有涛

旧书摊上

◎刘卫锋

通城的旧书摊，这些年已经从文庙转移到人民路和濠东路路口西北了，草丛里一块大石头上刻着“旧书驿站”。虽说是旧书驿站，除了卖旧书的，那些卖旧货的，卖古董小件的也来扎堆了，每到晴朗的周末，这里就热闹起来了。

卖旧书的，算起来也就十家左右，其中半数干这行有一二十年了。不论入行时间长短，多多少少都有些故事。俗话说同行是冤家，他们既是竞争对手，也会互相拿货，甚至互相取暖，相互取乐。

黄毛，咋呼呼呼的，每次运着书到了固定的场地，必定是松开袋口，拎起袋底，“哗啦——”一股脑倒在地上，绝不像其他摊主那样一本本取出、一本本排好。因此，有次我见他不在，跟熟识的摊主打听，那人一听我的描述，脱口而出：“你说的是破烂王吧，今天没来。具体叫什么，我还真不知道！”瞧，就是这样一个头发像草，一只眼睛有点斜，经常敞着一件灰西服外套的人。他的摊子上，除了旧书、旧杂志外，还经常有各种书画、烛台、木窗棂等等老物件。书画，或是练字的习作，或是某个机构流出的参赛作品，或是裱好的卷轴，或是破破烂烂仅剩画心……因此，他的摊位较之专售旧书的摊子显得热闹，他的重心也放在那堆老物

件上，旧书反倒不算什么了。

上周早晨，一个斜背黑皮包的中年男子，从他手里取过一张有些残破的画心，跟他商量先拿给附近的裱画店师傅看看，如果能揭裱就再付钱，黄毛不大乐意：“要就要，二百！不给拿走！”他似乎隐隐觉得这画有些年代了，但又不能确定其真正的价值。于是，摊子上一阵喧哗。不过终究还是拿走了，但很快他又追到了自己手上。不管别人怎么讲价，他一口回绝：“不卖了！不卖了！”原来，他已经通过微信拍给远方的客户，对方直接转过来四百元，说就是品相差了点。这画上画着菖蒲石块，落款“铁仙”，盖一方“邓”的圆章。黄毛自然不识这些。但是从一张两百，到一张四百，他绝不会错算的。摊主间闲谈，有时夹杂带素，说他艳福不浅，老婆貌美，还给他生了老二。有时，他老婆就带着快上小学的小儿子，和他一起守着摊，有时为着某件事，老婆眉眼一闪，大大咧咧的黄毛登时呆住，很少冒泡。

另一摊主“臭脾气”，也是我从熟悉的摊主那里打听来的。其人个子不高，年龄在五十左右，一颗龅牙，面色黝黑，白发初生。摊位所占地盘不小，东西各一，留出走道。旧书、旧杂志、邮册、书信、工厂档案、票据、相册、红宝书……也

是多种经营。常有一年岁相仿的妇人和他靠在一起，我们皆以为是他老婆，实则不然。某天午后，摊主们几人聚在一起，席地而坐“炸金花”，来来去去，出入竟也不少。不知是因为赢了还是输了，他似乎欲抽身而出，便撺掇另一个在躺椅上午休的摊主来打牌，那人回答也干脆：“我只会嫖不会赌！”众人会意，哈哈大笑，他则不吱一声。一日，我见另一妇人走近其旁，数出四百元，说“上次拿你的货出手了，把钱给你！”他收了钱，嗫嚅道：“还有几样东西还没给钱呢！”“……”不知妇人在他耳边说了什么，然后走了，他点着头也就不再言语。

其人做生意，最为好玩。“看啊，有没有喜欢的啊？”但是你如果真的看上某件，他便又碎碎念：“这个是好东西啊，你不肯花大价钱的啊！”你如果让他出价，他必然问“你出多少钱？”你若出了价，他必然“这个价不能卖，不能卖，太低了，上次谁谁谁出了多少我还没卖呢！”因此也就知道了其诨名“臭脾气”之由来。

见顾客真的走了，他却又叫着：“喂——你再加点噻！就拿走了。我今天打牌赢了钱，可以便宜一点给你的噻！”

旧书摊上故事多，每周都有新的剧目在上演。

怀念我的舅舅

◎王伟

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舅舅那背着工具包的身影总是模糊而亲切。他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，默默地做着一些别人眼中的小事情。谁家的灯坏了、自来水管漏水了，一声：“海滨，帮个忙！”一句话。”随后他的身影，就出现在维修现场。虽然他不那么耀眼，但永远是左邻右舍眼中的雷锋。

我记得他的笑容，那是春

天的阳光，温暖亲切。我记得他慈祥的眼神，带着无比的包容和慈爱。我记得他手中的螺丝刀和老虎钳，总是擦得一尘不染摆放在工具包里井然有序，仿佛那是他最好的伙伴。

他是一个善良的人，对待每一个人都充满了关爱和包容。然而，命运如此残酷，舅舅在与病魔搏斗了三年后，于去年冬天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心窗
片羽

又一年清明，以一首《忆舅舅》寄托我的哀思：寒风吹过送别路，几度游丝萦旧梦。慈颜已去成追忆，独立凛冽冬日风。犹记当年膝下暖，慈爱言传笑语间。巧手助人暖人心，至今讲起意难尽。远行已隔阴阳，声声叹息思绵绵。寄语月中青鸟使，传我哀思到天边。离别时刻倍思亲，愿您天堂无病苦。花开不再有佳期，怀念绵绵绕心间。

第一次演出

◎陆遥



镇上要开新春联欢会，领导要求每个条线都要拿出自己的节目，上台表演。分管我们文卫线的朱镇拍板敲定了节目，是海门山歌《海门腌齑汤》。这个节目并不难，因为我们条线都是一群青春亮丽，且都受过高等教育的娘子军。作为文化站长的我，人选得到了落实，也算松了一口气。可偏偏节外生枝，颇有艺术细胞的朱镇却别出心裁，在腌齑汤这个节目中，设计了一个亮点，要一个上台挑腌齑担的老农做串角，以增加演出气氛。朱镇的话一出口，大家都不约而同地将目光瞄准了我。因为，我是文卫线上唯一一个老男丁。

“不不不，这不行，我从未上台演过戏，演砸了怎么办，别因我而拖了节目的后腿……”我急得语无伦次。仗着自己是个老同志，我罗列了很多理由，并一个劲推辞。之后几次负责节目的小陈通知我排练，我都以单位忙而推托。

几天后，我接到朱镇电话，让我下午去她办公室商量事情。我以为有工作上的事要谈，便按时赶到。正在忙碌的她放下手中的活，带着我来到楼下的文卫办公室。只见她向小陈使了个眼色，小陈立马拿出一套唐装，让我试试。不明就里的我，还真伸出了胳膊。“哟，挺合适的，这个角色非你莫属。”朱镇笑着说。“原来，是你们设计好，让我入套的。”朱镇笑而不答。鸭子被逼上架，再也无辙的我只得硬着头皮接下了这个角色。从未上过台演出的我，真是应了那句话“大姑娘上轿第一回”。

随着联欢会时间的逼近，各个条线的演出人员都在积极排练，争取好成绩。同样，我们这个节目的女同事也在精心备战。她们班前班后，反复练习。伴着节奏，步履轻盈的她们似仙女下凡，激情四射，每个动作都充满生机和活力。她们舞姿翩翩，仿佛蝴蝶在花丛中轻盈飞舞，每一个动作都带着优美弧度，一曲到底，把洗腌齑、晒腌齑、卖腌齑等演绎得淋漓尽致。

而轮到我上场，却不得要领，手足笨拙，急得直想撂挑子。负责辅导的许老师则不厌其烦，一招一式教我，我稍有进步，她便给予表扬，这让我多少有了点信心。心里不再有抵触的我，在工作之余，揣摩自己的角色。为了将角色演得逼真，我从家里找出了一根小扁担，从邻居家借来两只小竹篮，又用两根大红彩绸，分别系在扁担和竹篮上，进行练习。

演出日子到了，坐在台下的我看着一个个演员落落大方、信心满怀；一个个节目精彩纷呈、高潮迭起，不免有些紧张，一时竟想不起自己上台要做的动作。但一想到重在参与，不求名次，以及朱镇和许老师让我救场的方法为自由发挥时，我感到释然了，心理负担也放下了。胡思乱想间，轮到我们上台了。按照出场次序，挑着腌齑担的我在幕布后候场。

当《海门腌齑汤》激昂甜美的乐曲响起时，当一群身穿绿裙的腌齑姑娘，举着小竹篮婀娜多姿地走向舞台时，当宛若仙女下凡的她们翩然起舞，化作美的使者时，台下观众的激情瞬间被点燃。他们有的一个劲挥动着荧光棒，有的则不停拍手叫好。被感染的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挑着担子悠哉地走向舞台，台下的掌声再次响起。无意间，我瞥见坐在第一排的书记和镇长向我有力地挥动手臂，给我鼓励。像打了鸡血的我彻底放松开来。我合着音乐节拍，挑着盛着腌齑的担子，摆动手臂，眼神自然，仿佛将自己置身于田野之中。穿梭在舞台中的我，和舞伴们配合默契，将演出推向高潮。一曲终了，我又临场发挥，全然忘记了自己的老胳膊老腿，边喊着“海门腌齑汤，吃了真健康！海门腌齑汤，一起奔小康”，边将竹篮里装的腌齑包扔向观众。顿时，台上台下，同频共振，融为一体，欢笑声、掌声经久不息。